



投稿邮箱：xzfhwxds@163.com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放鹤亭 | 文学

徐州日报 08
2025年12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张琦 美编:左中 校对:吴庆德

■作者简介

林慧娟，笔名水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澳门笔会理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员。从投稿报刊启程，专栏写作二十五载有余，喜欢散文写作的真，但更享受小说写作在虚与实之间的自由闯荡。出版散文集《忘情书》《挥手之后还会再见吗》《此情可待》，中篇小说《回首》，合集《美丽街》《记取归来时候》《小城大梦——写给孩子的澳门故事》等。

澳门作家看徐州

徐州的落日是那么的让人着迷！
来到徐州之前，我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考古节目中认识了这里。徐州地处江苏西北，南临安徽，东接连云港，历史底蕴深厚。启程前，朋友春年跟我说，他虽然在苏州念大学，却从未去过徐州，这次又因工作繁忙抽不开身，未能参加这次的采风活动，多少有些遗憾。抵达徐州后，我愈发认同他确实是错过了徐州的美好。这里山清水秀，秋色醉人，银杏烂漫、池杉挺拔，好一派层林尽染的斑斓风光。古今风韵在这里交融得张弛有度、格外和谐。如果说彭城七里这场精妙的文旅实践，将项羽故都彭城的文化内涵与人间烟火，呈献给21世纪热爱潮玩的人们，那么，汉文化景区的狮子山楚王陵，便是人们走进历史深处，遥想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宗室诸侯叛乱风云的驻足点。

汉高祖刘邦虽有“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未雨绸缪，却终究没料到会遭遇“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局面。汉景帝初年启动削藩政策，引发七位刘姓宗室诸侯王兴兵造反，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据考古学家推断，狮子山楚王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响应吴王刘濞起兵，后又因兵败而自杀的第三代楚王刘戊。司马迁的《史记》让这段历史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徐州是两汉四百年基业的发祥地，出土的汉代文物珍品尤多，我怀着一睹宝物的热忱，踏上这片刘邦成就大业高唱《大风歌》的土地。虽只是匆匆而过，却已大饱眼福。汉兵马俑、彩绘陶俑、汉画像石……当近距离观赏国宝中的国宝——金缕、银缕、铜缕三件玉衣之时，一句“不枉此行”，已不足以形容我内心的震撼与欣喜。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战场上决胜的关键。细看汉兵马俑中的马匹，面相憨厚可爱

古今一片夕阳红

◎水月

而威武不足，难怪汉武帝为求西域的汗血宝马，两度派遣李广利出征大宛国。楚王墓车马坑中的马与人的身量悬殊，马大人小，与中国古画中“尊大卑小”的艺术手法相似，可以想见当时的马在王侯心中的尊崇地位。

作为取代人殉的陪葬品，彩绘陶俑人物众多，且形态各异。其中一尊舞俑提起上臂成弯曲状，长袖轻拂，肢体动作奇特而又玲珑飘逸。我模仿陶俑的姿态，却不得要领，惹得同行的志鹏见状，也忍不住“共舞”，引得众人笑作一团。

另一组我特别感兴趣的陶俑是两个站立的侍女，她们仪容整洁，双手下垂，微微提起下臂置于身前，左右手掌分别穿进对头宽大的衣袖里；一个躬身低头垂眼，一个站直身子脸朝前方，眉头深锁脸带哭相，那般恭敬的站姿、十二分苦水无处吐的表情，不知道是在聆听谁的耳提面命。想来，在那

个阶级分明的年代，身为奴婢的她们半步行差踏错都可能招致责罚。凝视着这两尊陶俑，仿佛在直面千年的愁哀，我的心也随之隐隐震颤。

做过二十七天西汉皇帝的原昌邑王刘贺，被废后贬为海昏侯。前些年，南昌发现了他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一个贴金“漆奁”，是个梳妆盒，装有铜镜、脂粉等物，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男子爱美不假。徐州出土的洗浴器具也是王侯等级的，其中有搓澡用的陶搓石叫作“陶甗”。走进楚王墓的浴室，不禁遐想，当年的人们用它搓澡，那效果岂是如今的磨砂沐浴液能比得上的！说到爱美，百官陶俑中的人物面相干净，鲜有长胡须者，就连山羊须、唇上两撇小胡子的形象也不多见。联想到许多历史人物画像中，皆以长胡须为美，视之为德高望重的象征。两相对照，不禁猜想，汉朝人或许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性情更为自由奔放。

王侯将相皆是权威人物，生活精致讲究，他们的陪葬物品，或许未能全然反映百姓的日常。然而，转念一想，这些文物皆出自古代工匠之手，足见他们的审美眼光毫不逊色于今日。沉浸在汉风古韵之中，不觉日照西移。登上云龙山的观景台，拥抱落日美景，游人们凭栏远眺，都想将眼前的绮丽风光深深镌刻在心中。

我原以为，云龙山上迎接我们的日落已是极致之美，未承想，临行前一日，在丰县大沙河湿地公园，徐州的落日再度与我们相会——难道它是特意来为我们送别的吗？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分不清是落日不舍我们，还是我们不舍落日。想起汉文化景区刘邦像的高大雄伟，戎马台上项羽像的意气风发，当真应了那句“多少英雄谈笑尽，树头一片夕阳浮”。

坐上公园的观光车，已是夕阳西下，明月东出。日落黄昏满月当头，是难得一遇的景象。我难掩兴奋之情，欢呼着：“快看快看，好大的月亮啊！”回头看去，落日余晖未尽，那一片绚烂的夕阳红，既为迎接，也为送别，皆满含着对远方来客的诚挚祝福。

石阶如龙骨盘绕
汉画像石与唐宋的题刻 在风中对话
登山人点数九节脊骨
于碑廊裂隙间打捞断代的烟霞
时间坍塌成北魏的佛影 在岩壁侧身
而荒径被松涛重写
唯采药人懂得
如何以脚步封印群山的喧哗

放鹤亭空椅接住一片流云
倏忽化作张山人的酒杯
观景台铁栏处
夕光如铜汁灌入彭城的血脉
若在饮鹤泉畔静坐
会听见摩崖的经文在风中诵唱

陡坡梨花暴烈如雪
覆盖苏子醉卧的石床
新生毛笋刺破黄土
将黄茅冈三字钉入地脉

登顶时 城市灯火如散落的棋局
铁道似银线缝补春秋
这城默并非虚无
——是九节山脉在酝酿惊雷

夜载乡愁逐旧途，
阊门遗迹覆青芜。
桥横碧水烟笼柳，
巷绕幽庭露润蒲。
乔年射策登金榜，
裔脉开基拓远隅。
犹有几孙归故里，
一襟清绪忆先谋。

注：乡俗以“回苏州”喻归眠入梦，盖因先祖自苏州迁苏北，故以梦回苏州寄怀故土之思。

金秋十月，桂花飘香。10月17日，我约上三五好友，奔赴溧阳的一场星光之约。当列车稳稳停靠在溧阳站，我的老首长陈卫星早已在出站口等候。久别重逢，久违的温暖与亲切瞬间涌上心头，握手、拥抱间，战友情深无需多言。

18日清晨，烟雨蒙蒙，为溧阳披上一层朦胧轻纱。南山竹海景区里，竹林面积约3.5万亩，植被覆盖率超98%，“万亩竹海”的美誉名不虚传。景区内峰峦岭连绵起伏、高耸耸拔，竹海依山而生、抱山而长，姿态万千；山水相映间，风光旖旎动人。我们拾阶而上，不时驻足远眺群山。细雨笼罩下，远处的山峰晕染成一片淡绿，与近处的青山相映成趣，宛如一幅淡雅的山水画卷。风穿竹林而过，在耳畔回响，云在天际疾驰，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

下午，我们前往平桥石坝与“溧阳1号公路”。平桥石坝坐落于天目湖镇平桥村东南约1.5公里处的两山之间，是中国最大的非钢筋混凝土水库大坝。站在坝顶远眺，上游是碧波荡漾的水库，下游是风光无限的田园。我们到访时雨势不大，瀑布规模较小，但不难想象，雨季来临时，水流从泄洪孔奔涌而出，形成壮观瀑布，彩虹在水雾中若隐若现；旱季时，石坝上的斑驳痕迹又镌刻着岁月的沧桑。

溧阳1号公路又称“彩虹公路”，全长365公里，是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路，更有“江南最美自驾路线”的美誉。红黄蓝三色标线如彩带般，串联起天目湖、南山竹海、曹山未来城等文旅地标。我们到时，雨中的溧阳1号公路更添韵味，宛如被雨水晕染的水墨画，缓缓在眼前铺展。车行其间，恍若置身流动的画卷，路边花海或橘黄或绯红，与远山相映成趣，构成绝美的自然图景，真正是“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

19日清晨，细雨仍未停歇，如轻纱般温柔包裹着溧阳小城。我们在细雨中来到天目湖山水园。此时的天目湖，更显空灵静谧。雨丝细密，湖面泛起层层涟漪，美得令人心醉。我们坐在船头，任凭雨水轻拂面庞，默默感受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下船后，我们游览了茶岛、龙兴岛、半月潭与彩蝶谷。彩蝶谷作为景区的璀璨明珠，以独特的植被景观与丰富的蝴蝶种群备受瞩目，但更让我触动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而飞的爱情故事——“生离死别终无悔，化蝶双飞舞碧天”“梁祝惜别蝶飞飞，后人从古叹到今”，这份深情跨越岁月，依旧动人。

登上天目揽胜观景台极目远眺，天目湖宛如一块巨大的蓝绿色宝石镶嵌在大地之上，湖水泛着粼粼波光，似无数细碎钻石在欢快跳跃。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轻柔的波动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远处山峦连绵起伏，与湖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山水画卷……

两天的溧阳之行，在恋恋不舍中画上句号。“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云龙湖畔看烟柳，小南湖里泛轻舟”……我期盼着与老战友们同游徐州。

云龙山

◎谢勇

梦回苏州

◎非遗

烟雨轻舞溧阳行

◎陈建成

浮世杂拾

秋风中的挥手

◎刘学安

惊闻李凌病逝，心中不由一愣，继而奔涌的思绪便在这深秋零乱的风中肆意飘飞起来。

与李凌最初相识于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依稀记得，那次是去沛县县城办事。由于对文学的热爱，身居乡下的我，每逢进城，总要绕道县文化馆，去丁可老师家中坐坐。每次虽只是片刻停留，或是见丁可老师忙碌，打个招呼便道别，归来后也能高兴好些天。

那次去丁可老师家是顺道，事先也未电话联系，只是在县文化馆门前稍作驻足，便径直进了门。未承想，丁可老师恰好在，他的身旁还坐着一位客人。经丁可老师介绍，才知眼前这位面带笑意的姑娘，正是常于报刊上发表散文的李凌。

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自然谈兴甚欢。那份兴奋，堪比久别重逢的自家姊妹。那天，我们既分享了各自的创作心得，也无所顾忌地畅想着文学的未来。后来才知晓，李凌那天是专程从徐州赶到沛县，初次拜访丁可老师的。我们的相识，恰似她如今的离去，虽看似宿命中的一次偶然，细思之下，亦是文学人生中的一种必然：未曾谋面时，早已因文字相知；已然相逢，更觉情谊可贵。

此后，在徐州的各类文学活动中，我与她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其中记忆最为深刻的有三次。一次是我与丁可老师同往《都市晨报》编辑部领取文学奖奖品时偶遇。她热情地为我们带路，领奖结束后，她又真诚地挽留我们用餐。第二次是在徐州作协举办的首届“舞动汉风——徐州作家精品选”丛书首发式上。丛书中有她的散文集《洗玉镯》与我的小说集《你说我是谁》。记得那日，她与我互赠书作，言谈间，彼此都对文学满怀了更多的激情与向往。第三次则是在徐州作协开办的作家读

书班里。因彼此已相对熟悉，课间说笑时得知她尚未成家，我便打趣道：“等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个。”她听后，只是莞尔一笑。凭着从文者的敏感，我知晓她对此必有自己的考量，便作罢。但从此对她的形单影只多了几分牵挂。

闲暇时，我常会拿起她的那本《洗玉镯》。王建先生在序文中评价此书“以足够的耐心去观察这个世界，以足够的智慧去选择描述的角度，以足够的细腻去表达自己的发现”，是一本“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书”。诗人伫愣了了村童亦在序中写道：“她的文字清晰雅致，正如她爽朗透明的个性。”欣然品读间，不仅被她清丽的文笔所吸引，更会为她纯真所打动，并从中读出她对生活、人生与爱情的深刻思考。这部集子，简直就是她的个人小传。我曾殷殷期待，李凌能写出更多如王建先生所言“一眼能认出你”的独特文字。

这些年，关于李凌为徐州文学事业的付出，我时有耳闻。她怀揣着文学的梦想与热忱，从参与铜山作协重建，到任职徐州作协，其间组织文学采风、策划文学活动、与人合办城市书房，还经营着文友集聚的“中国作家·雨花”读者俱乐部、“还是茶香”文学驿站，并忙碌于各类文学会议、座谈。

这份执着与辛劳，圈里圈外有几人能做到？有时，也会听到有人感叹，惋惜她的文学才情，说她若能在文学创作上再多花点时间、多下些功夫，取得的文学成果定会像她个人一样光彩照人。我深有同感，也曾想寻机会劝劝她：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文学朝圣者，终究是要以作品说话的。可这些年来，即便我们互留了QQ、微信、手机等多种联系方式，却很少联系。只是偶尔在她的社交平台上，看到她分享的文学创作新成果、采风所得，便点个赞；或是逢年过节时，送上一

句祝福。后来得知她任职于徐州作协，有次我向她咨询徐州某项文学活动的相关情况，她依旧热情耐心，尽己所知，所能予以解答。说完，还不忘亲切真诚地发出邀请：“有机会请到徐州来。”那一刻，到了嘴边的话，便又咽了回去。

放下手机，我突然明白，她对文学那份常人难及的赤诚、对徐州文学事业发展的全力以赴、对文学圈内外新朋旧友的无微不至，何尝不是一个作家对文学创作内涵的拓展与深化？

在她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如那些默默为人作嫁衣的文学编辑与志愿者一般，让更多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激发创作灵感、写出更多佳作，或许比自己写出一部得意之作更具成就感。尤其当得知她手术后仍带病筹措文学活动时，我对她的这份文学情怀更添认同与崇敬。

然时光荏苒，天妒英才。李凌，多好的文学同道！去年得知她患病的消息后，我曾打电话问候，她语气轻松地说“好多了”。我信以为真，还盘算着等她康复后便去探望。怎料，她竟在这个秋风正劲的季节不辞而别，让我的这份打算成了一生憾事。

如今，再从书架上取出她生前留给我的唯一纪念——《洗玉镯》，重读其中的《一个人的春节》《婚姻解码》《雪葬爱情花》《对影成三人》，以及那篇《洗玉镯》、记述她生日当天在路边吃一碗长寿面的《重生的日子》等诸多篇什。在书页间，从她相较于周边同龄人更为精彩的人生轨迹中，我却深深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孤独与无奈，不知不觉间，眼角早已挂满泪珠。

李凌，多好的小妹妹！请原谅我未能前往为你送行，只能在距你百里之外的秋风中，向你挥手作别。愿这篇小文，能凭风捎去我对你万分痛惜的深切祭奠。